

# 春山可望

在童年时开花的植物如今都入到中年的药汤里而满坡的车前子、蒲公英、节节草、泥胡草、地黄、茺蔚秧都在喷雾器的影子后面隐身野免走了，蜥蜴走了，就连我交加加的田鼠也随着它们硕大的粮仓消失在记忆的巷子里……

春困未衰，喝一杯毛尖血管流动着小溪，肿胀的，弯弯曲曲的，身体内平添了许多的蚯蚓



▲乡路蜿蜒 黄玉才/摄

## 春天深处 (外一首)

●张春生

昨夜，流云把星星哄睡  
今晨，鸟鸣把村庄叫醒

春天的经幡随风摇曳  
渐次摇落的还有花瓣  
白的粉的红的黄的雪花  
落下来，万钧惆怅  
转头望见青的果儿  
毛茸茸的挤在枝头笑

我们走到春天深处  
会听到分晓的声音

### 岁月的幽光

磨盘上岁月的痕迹  
泛着青幽幽的光  
如果还能转动  
会把记忆碾得粉碎

中年了，各自奔波很少见面。真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在小路转角处，生有几丛翠竹，挺拔飒爽，风过有声。竹林尽头是一处水泥砖墙的院落，在远处就能听见院内大鹅警觉的叫。竹林内传出阵阵鸟鸣声，现在还不是鸟儿欢唱的最佳时节，再过上一段时间，它们就要开始聚集赛歌，一整天此起彼伏的欢唱声将布满整个山乡。居住在这样环境里的主人，真的让人艳羡，院内是世俗，是生活，院外是诗情，是远方，怎能不神清气爽！真想折一根修长青翠的竹子拿在手中，最好再来一点温柔的小雨，就可以体验东坡先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境了。

继续往下走，就到了路的尽头，这原本是两座山之间的深壑，现在是煤矿的矸石堆场，矸石越堆越高，竟然

## 上春山

●王炜

在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之称的黔中大地，太阳真的很少露面。尤其在初春时节，晨昏飘着细如牛毛的小雨，天地间湿答答一片。整日在这样的环境里，连心情都是潮湿的，仿佛一握就能攥出水来。

难得连续出了几日的太阳，气温也猛增到近三十度，年轻的同事都换上了短袖。为享受这珍贵的阳光，我决定趁午休时间出去走走，去单位后面的山里转转。

远处山腰有不少野樱花正在盛开，间在墨绿色的杉木中间，像还未化尽的冬雪。村边的农田里，已经开始有人劳作，施肥的、除草的、育苗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路边的荠菜花一簇一簇拥在一起，细小而琐碎，多像田里耕种的农民啊，一生都在围绕着细小琐碎而忙碌，却丝毫没有懈怠，哪怕巴掌大的泥土上也要种上一棵豌豆，一棵胡豆，让它盛开生命之花。和荠菜比起来，蒲公英就显得富贵些，顶着一大朵黄得耀眼的花在风中摇曳，悠闲自在。

阳光从树的罅隙间射下来，多了几分温柔。一群中年妇女背着背篋，提着口袋，正在掐蕨菜，听口音是浙江人，她们应该是隔壁煤矿的职工家属。她们已经掐了一大背篋，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叽叽喳喳说笑着向更深处走去。

蕨菜，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曾经是恐龙的主要食物。刚长出来时一根独茎，顶端的叶片包裹在一起，卷曲着像一个大大的问号，仿佛对世界充满疑惑，或许它们想不明白的是那些曾经统治过地球的庞然大物为何一夜之间消失了。而它们，一直任由恐龙践踏的弱小之物，竟然存活了下来，而且生机勃勃。有时孰强孰弱的说不明白。

本想随她们一起掐点蕨菜回去，又怕被人误会另有所图，便在岔路口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这条路靠近沟壑的一边也长了不少蕨菜，大约是光照好的原因，这些蕨菜已不是问号的模样，而是伸展开来的三角形，矿井下煤层的顶板上经常能看到蕨菜的化石，就是这般模样。另一边的坡地上，是一大片盛开的紫花地丁，让我想起小时候挖地丁的情景。暑假里，我们都会提篮子到田地里挖地丁，晒干后送到乡里的收购站，五毛钱一斤，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可是一笔巨款。但那时不知道它是药材，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掰开它的种子，里面像一粒一粒的小米，就管它叫“米花”。紫花地丁年年春风吹又生，还是旧时模样，当年一起挖地丁的小伙伴都已

快与山齐平。覆盖了黄土的矸石山也是绿草茵茵、野花烂漫，丝毫不逊于周围的景色，果真是“春来无处不葺葺”啊。

千百年来，那么多人歌颂春，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诗句，可春究竟是什么？我想：春不仅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力量、一种心情、一种希望。这种力量能让枯木重生，让顽石成金，让柔弱趋强；这种心情能叫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叫人“直挂云帆济沧海”；这种希望能让苍天风调雨顺，让大地五谷丰登……

“二月杨柳醉春烟，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一江春水绿如蓝……”手机里响起《上春山》的闹铃声，又到了上班的时间。我哼着歌曲疾步回去，去做一个春风得意、马不停蹄的少年。

得半日闲暇，在春山小坐片刻，便是春天最为畅快的事情了。席地而坐，目之所及草木尚未葳蕤，整整齐齐列于山坡之上，似是等待春山检阅，或是伺机与我这个老友对视，其情其状甚是可爱。时有蜂蝶在花丛中穿行而过，留下欢快轻盈的情影，让整个春山灵动了起来，优雅了起来。

但也正是这些生长有序的草木，让我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丝自惭形秽之感。工作上的案头琐事，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人际关系中的勾心斗角，迫使我原本似春光明媚且坚定的内心，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如同困兽一般，在尘世的牢笼中左冲右突，任凭内心的杂草野蛮生长，到最后却不及春山之上的草木整齐有序，无拘无束。

于是，我将这些难以启齿的心事全都诉于春山，只是春山无言，回应我的依旧只有浩荡的风声，以及树木阴翳处洒下的些许日光，一丝丝、一点点，细碎且寻常，温暖而光明。

春山紧密相连。春天来临，父亲会背着锄头，脚穿那双老旧的胶鞋，踏上春山的土地，开始新一年的辛勤耕作。

在这座春山下，我度过许多快乐时光，也学会许多生活智慧。每一次回到故乡，看到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在春山上忙碌，我都会深感愧疚和自责。我深深地知道，父亲为我们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他从不叹息的付出与自我牺牲，怎不让我珍惜现在的生活，热爱这片故乡的土地。

在春山的怀抱里，我学会了敬畏生命，学会了敬畏自然。这些平凡直白的点点滴滴，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影响着我成长的每一天每一步。

故乡的春山，不仅是一片美丽的景致，更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每一页都记录着山里人的故事，每一页都充满深深的感动。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不会忘记这座春山，不会忘记山脚下的山里人家，不会忘记那些曾经感动我的瞬间和记忆。

## 在春山小坐

●牛艺璇

动起来。

风是春山的呼吸，风的轮廓随着山的起伏而波动着，变化着。它时而掠过树木，抚摸着新发的枝叶，却并没有夏天硕大的树叶相互碰撞摩擦而产生的沙沙声，而是一种更为静谧、更为温柔的簌簌声，让人心旌摇曳，如醉如痴。或是轻轻地拂过山坡上青碧的草色，继而漫山遍野地铺展开来。在那些夹杂着青草气息和野花香味的风中，我似乎听见了春山深处翻腾的气血和奔涌的希望，在凝聚，在凝聚。我料想，过不了多久，一座脱胎换骨后的盈盈青山将再次矗立在这个美好的春天。

多年以来，我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春山里小坐的习惯，因此我熟悉山林中的一切事物，我想他们对我也同样熟悉。我们就像知己一样，春来之时，都热衷于奔赴这场相顾无言，又无需多言的对视。都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草木真的无情吗？绿意葱茏、繁花似锦，若非草木历经严寒而不死不灭，那么，再好的春天也会黯然失色，再美的春山都将黯淡无光。

元代散曲家张可久有如此许文字，“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想来定是一件悠闲惬意之事，但对如我一般既不饮酒，亦不品茗之人而言，能偷

## 故乡的春山

●董国宾

的春山之歌。

在山间小路上漫步，会发现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些古老的树木，见证了山村历史变迁；那些奇特地形，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而那些生活山林间的各种动物，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活力。这些故事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是如此美好，大自然是如此神奇！

故乡的春山，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书。在如诗如画的春山里，发生一个又一个深刻的故事。小时候，我常常跟随祖父上山放牛。祖父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但他的眼里总藏着深深的智慧。他默默地指引我观察大自然，教我认

识各种树木和花草，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特性。他说，这些植物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都有生命与渴望，都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生长与繁衍。有一次，我们在山上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小鸟，它的翅膀被荆棘划伤了，痛苦地在地上挣扎。祖父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用树叶和细草为它包扎伤口。他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惜，无论它大还是小、强还是弱。故乡的春山，回响着一首欢快和谐的音乐。

我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他瘦瘦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这片春山上。每当我忆起故乡，父亲的形象和这座

春天的时候，总有一些心事是只能诉于春山的。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踏着行将散去的朝烟步入春山，见证新鲜叶片上每一滴晨露冰清玉洁的光芒，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些晶莹剔透的露珠是星辰在人世间的倒影，滋润着每一个春天的山野，孕育了每一个生生不息的灵魂。于是草木萌动，山河初醒，一个温暖煦和的季节便与苏醒的万物，一同盛大降临了。

春山的山，总是透着一股稚气未脱的少年感，透彻清爽，干净纯粹，没有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如果说春山是一座健康的躯体的话，那么，壁立千仞的岩石，穿越山林的溪流，抽穗萌动的草木，以及那些自由无束的飞鸟，就共同构成了它的骨骼脉络和身体发肤，它们在山的体内所迸发出的热情与活力，催动着整座春山从冬日的沉睡中渐次苏醒，于是山花开了，溪流涨了，飞鸟叫了，春山如少年般的气血涌

在故乡的怀抱里，春山总是最先苏醒的孩子。那里的山，如诗如画，如梦如幻。每一个春天的清晨，云雾缭绕，仿佛是仙女撒下的轻纱，将山林轻轻遮盖，使得那山、那树、那花如梦似幻，若隐若现。

春风吹拂山坡，带来生命的气息。沉睡一冬的树木，抽出嫩绿的芽儿，仿佛一夜春雨后突然冒出的新绿。满山的花儿也跟过来竞相开放，红的、黄的、紫的，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那些野花的香气，随风飘荡，沁人心脾，宛如大自然馈赠的香露，让人心旷神怡。故乡的春山是根植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便披上新衣展现出无尽生机。

清晨，当阳光洒在山坡上，鸟儿们便开始欢快地歌唱。你听，那清脆的鸟鸣声，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喜悦与生机。当你走进山林深处，能听到潺潺的溪流声、轻柔的风声和树林的沙沙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美妙